

古文辭類纂

第一函
第六冊

古文辭類纂序目

鼐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喜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於是以前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

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

賈生過秦論三首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卷一

韓退之原道 原性 原毀 諱辨 對禹問 獲麟解 改葬

服議 師說 爭臣論 守戒 雜說

錄龍說
馬說

伯夷頌

柳子厚封建論 桐葉封弟辨 晉文公問守原議

李習之復性書

三首錄其
末卷二

歐陽永叔本論

三首錄
其二

朋黨論

爲君難論二首

曾子固唐論

蘇明允易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明論 諫論二首 管仲

論 權論 錄四首孫武六國項籍高帝 衡論 錄三首御將中法田制卷三

蘇子瞻志林 錄六首平王魯隱公范蠡戰國任俠始皇扶蘇范增 伊尹論 荀卿論 韓非論

始皇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大臣論二首 卷四

蘇子由商論 六國論 三國論 漢文帝論 唐論

王介甫原過 復讐解

劉才甫息爭 卷五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

永叔表志敘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
傳傳者或偽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
固獨優已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高祖功臣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
表序

劉子政戰國策序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漢諸侯王表序

卷六

韓退之讀儀禮 讀荀子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荆潭唱和

詩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張中丞傳後序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辨列子 辨文子 辨鬼谷子 辨晏子

春秋 辨鷓冠子 愚溪詩序

卷七

歐陽永叔唐藝文志序 五代職方考序 一行傳序 宦者傳

論 伶官傳論 集古錄目序 蘇氏文集序 江鄰幾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祕演詩集序

卷八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徐幹

中論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先大夫集後序 館閣送錢

純老知婺州序 書魏鄭公傳

卷九

蘇明允族譜引 族譜後錄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民賦錄序

王介甫周禮義序 書義序 詩義序 讀孔子世家 讀孟嘗

君傳 讀刺客傳 書李文公集後 靈谷詩序

歸熙甫汊口志序 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倪司成詩集序

卷十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尙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寘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蘇子說齊閔王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中旗說秦昭王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李斯諫逐客書 論督責書十一

賈山至言

賈生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論封建子弟疏 論封建淮南四子

疏 諫放民私鑄疏十一

鼂錯言兵事書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書 論貴粟

書

司馬長卿諫獵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嚴安言世務書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吾丘子贛禁民挾弓弩議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化民有道對三十一

路長君尙德緩刑書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魏弱翁諫擊匈奴書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屯田奏三首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賈君房罷珠厓對

十四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論甘延壽等疏

論起昌陵疏

極諫外

家封事 上星孛等奏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疏

侯應龍邊備議

谷子雲救陳湯疏

耿育訟陳湯疏

賈讓治河議

揚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

諸葛孔明出師表五十一

韓退之禘祫議

復讐議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柳子厚駁復讐議六十一

歐陽永叔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七十一

蘇子瞻上皇帝書八十一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徐州上皇帝書

圓丘合祭六議劄子九十一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進戒疏十二

右奏議類上編

董子對賢良策三首_{二十}

蘇子瞻對制科策_{二十} 策畧一 策畧四 策畧五 決壅蔽

無沮善 省費用 蓄材用 練軍實 倡勇敢 教戰守_{三十}

策斷三首_{錄中下}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事策一 民政策一 民政策二_{四十}

右奏議類下編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為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為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趙良說商君

陳軫為齊說楚昭陽 說楚王無絕齊 說齊以兵合於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說趙肅侯 說韓昭侯 說魏襄王 說齊

宣王 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說齊不爲帝 遺燕昭王書 約燕昭王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爲周說白起

二十

張儀說魏哀王 說楚懷王 說韓襄王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說齊宣王止伐魏 解受魏璧馬

黃歇說秦昭王

范雎獻書秦昭王 說秦昭王 說昭王論四貴

樂毅報燕惠王書

周訢止魏王朝秦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

二十

魯仲連說辛垣衍 與田單論攻狄 遺燕將書

觸讐說趙太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蔡澤說應侯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汗明說春申君

陳餘遺章邯書

二十七

鄒陽諫吳王書 獄中上梁王書

枚叔說吳王書二首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庶子王生遺蓋寬饒書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

二十八

韓退之與孟尙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首 與崔羣書 答

崔立之書 答陳商書 答李秀才書 答呂鑿山人書 答竇

秀才書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答尉遲生書 與馮宿論

文書 與衛中行書 與孟東野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重答

李翊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爲人求薦書

與陳給事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書 與汝州盧郎

中論薦侯喜狀

二十九

柳子厚寄京兆許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建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十三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謝杜相公書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上歐陽內翰書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答李端叔書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上凌屯田書

答司馬諫議書

三十一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眾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

合序

送孟東野序

送高閑

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送竇從事序

送楊少尹序

送李愿

歸盤谷序 送區册序

送鄭尙書序

送殷員外序

送幽州

李端公序

送王秀才

填

序 贈張童子序

與浮屠文暢師序

送石處士序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贈崔復州序

送水

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愛直贈李君房

別 送鄭十爲校理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三

歐陽永叔送楊真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徐無黨南

歸序 鄭荀改名序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贈黎安二生序 送江任序 送傅向老

令瑞安序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仲兄文甫說 名二子說

蘇子瞻太息

送秦少章

日喻

贈吳彥律

稼說

送張琥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三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戴素庵七十壽序 顧孺人六十壽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守耕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二子字說

方靈皋送王箒林南歸序 送劉函三序 送左未生南歸序

送李雨蒼序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送沈茶園序

送姚姬傳南歸序

三十

詔令類者原於尙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眾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傳之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漢高帝入關告諭

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五年赦天下令

令吏善遇高爵詔

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十一年求賢詔

漢文帝元年議犯法相坐詔

議振貸詔

賜南粵王書

二年

除誹謗法詔

日食詔

十三年除肉刑詔

十四年增祀無祈

詔後元年求言詔 前六年遺匈奴書 後二年遺匈奴書

漢景帝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三十一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封燕王策 封廣陵王策 元鼎六年敕

賁楊僕書 賜嚴助書 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漢昭帝賜燕刺王旦璽書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元康二年令二千石

察官屬詔 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等詔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二十七年報臧宮詔

三十一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韓退之鱷魚文

三十一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坊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旣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坊者王承福傳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蘇子瞻方山子傳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三千八百

歸熙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歸氏二孝子傳 筠溪

翁傳 陶節婦傳 王烈婦傳 韋節婦傳 先妣事畧

方靈皋白雲先生傳 二貞婦傳

方氏任氏

劉才甫樵髯傳 胡孝子傳 章大家行畧

韓退之毛穎傳

三子九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瑱耶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

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秦始皇泰山刻文 瑁邪臺刻文 之采刻文 東觀刻文 碣

石刻文 會稽刻文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四

韓退之平淮西碑 處州孔子廟碑 南海神廟碑 衢州徐偃

王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袁氏先廟碑 烏氏廟碑

蘇子瞻表忠觀碑四

右碑誌類上編

韓退之曹成王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唐故相權公墓碑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殿中少監

馬君墓誌銘 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四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太原王公墓誌銘 尙書左僕射右龍

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清河張君

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孔司勛墓誌銘四十一 封州

董府君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裴君墓

誌銘 李元賓墓銘 施先生墓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貞

曜先生墓誌銘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

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女孥壙銘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四十二

歐陽永叔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四十五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胡先生墓表 連處士墓表 集賢校

理丁君墓表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石曼卿墓表 永春縣令

歐君墓表 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瀧岡阡表四十六 張子

野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黃

夢升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梅聖俞

墓誌銘 江鄰幾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

狄君墓誌銘 蔡君山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給

事中梅公墓誌銘 尙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尙書職

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北

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四十
七

王介甫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寶文

閣待制常公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四十
八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轉運判官劉君墓誌銘 主簿許君墓

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君

墓誌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四十九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

銘 葛興祖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僊源縣太君墓碣

曾公夫人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墓誌銘 鄭公夫人墓誌銘

十五

歸熙甫亾友方思曾墓表 趙汝淵墓誌銘 沈貞甫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女二二壙志 女如蘭壙志 寒花葬志

方靈皋杜蒼畧先生墓誌銘 李抑亭墓誌銘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志

五

右碑誌類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韓退之鄆州溪堂詩并序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燕喜亭記 河南府同官記 汴州東西水門記 畫記 題

李生壁

三 五

柳子厚遊黃溪記 永州萬石亭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鈞

潭記 鈞鋤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

治可遊者記 三 五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館驛使壁

記 陪永州崔使君遊譙南池序 序飲 序碁

李習之來南錄

三 四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有美堂記

峴山亭記 遊儵亭記 豐樂亭記 菱谿石記 眞州東園

記 浮槎山水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樊侯廟災記 叢翠亭

記五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筠州學記 徐孺子祠堂記 襄州宜城

縣長渠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擬峴臺記 廣德軍重修鼓角

樓記 學舍記 齊州二堂記 墨池記 序越州鑑湖圖六

蘇明允木假山記 張益州畫像記

蘇子瞻石鐘山記 超然臺記 遊桓山記 醉白堂記 靈壁

張氏園亭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東軒記七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遊褒禪山記

芝閣記 傷仲永

鼂无咎新城遊北山記八

歸熙甫項脊軒記 思子亭記 見村樓記 野鶴軒壁記 畏

壘亭記 吳山圖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遂初堂記

劉才甫浮山記 寶祠記 遊凌雲圖記

五十九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酒箴

崔子玉座右銘

張夢陽劒閣銘

韓退之五箴

李習之行已箴

張子西銘

蘇子瞻蓮花漏銘 九成臺銘

六十一

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揚子雲趙充國頌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文與可飛白贊

李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常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畧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畧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淳于髡諷齊威王

屈原離騷

九章

六章

遠遊

卜居

漁父

三章

宋玉九辯

風賦

高唐賦

神女賦

登徒子好色賦

對楚

王問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莊辛說襄王

六章

賈生惜誓

鵬鳥賦

枚叔七發

漢武帝秋風辭

瓠子歌

淮南小山招隱士

東方曼倩客難

非有先生論

五章

司馬長卿子虛賦

上林賦

六章

哀二世賦

大人賦

長門賦

難蜀父老

封禪文七

揚子雲甘泉賦

河東賦

羽獵賦

長楊賦

解嘲

解難

反離騷六

班孟堅兩都賦

傅武仲舞賦九

張平子二京賦

思立賦七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王仲宣登樓賦

張茂先鷦鷯賦

潘安仁秋興賦

笙賦

射雉賦

劉伯倫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辭

鮑明遠蕪城賦一

韓退之訟風伯 進學解 送窮文 釋言

蘇子瞻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二

袁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
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屈原九歌

宋玉招魂

景差大招

賈生弔屈原賦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三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潮州祭神文五首 祭張員外文 祭柳子

厚文 祭侯主簿文 祭薛助教文 祭虞部張員外文 祭穆

員外文 祭房君文 獨孤申叔哀辭 歐陽生哀辭

李習之祭韓侍郎文

七十一

歐陽永叔祭資政范公文 祭尹師魯文 祭石曼卿文 祭蘇

子美文 祭梅聖俞文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柳子玉文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王介甫祭范潁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李

副省文 祭周幾道文 祭東向原道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方靈皋宣左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祭吳文肅公文 祭舅氏文

五十一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

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

校葉古文辭類纂後序

桐城姚姬傳先生所爲古文辭類纂早已風行海內學者多有其書矣顧先生於此書初纂於乾隆四十四年時主講揚州梅花書院乾嘉之間學者所見大抵皆傳鈔之本至嘉慶季年先生門人興縣康中丞紹鏞始葉於粵東道光五年江寧吳處士啟昌復葉於金陵然康氏所葉乃先生乾隆間訂本後二三十年先生時加審訂詳爲評注而圈點亦與康本互有異同蓋先生之學與年俱進晚年造詣益深其衡鑒古人文字尤精且密矣然吳氏葉本係先生晚年主講鍾山書院時所授且命付梓時去其圈點道光以來外省重葉大抵據康氏之本而吳本僅同治間楚南楊氏校葉家塾不甚行世而外閒學者雖多讀此書容有未知康葉爲先生中年訂本吳葉爲先生晚年定本又未知先生命名古文辭類纂

纂字本漢書藝文志康氏不明纂字所由來誤棐爲古文辭類纂
至今古文辭類纂之名大著鮮有知爲纂字本義者已又耳食之
徒以康本字句時有脫譌不如吳本經先生高第弟子梅伯言管
異之劉殊庭諸君讐校之精然康氏棐本實出先生高弟李申者
李君又實司校棐之役者也承淵少讀此書先後得康吳兩本互
爲校勘乃知各有脫譌均未精善所謂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
者也不知爲姚先生原本所據尙非各種精本未及詳勘抑亦諸
君子承校此書不免以輕心掉之者也二十年來承淵凡見宋元
以後康熙以前各書舊槧有關此書校勘者隨時用硃墨筆注於
上下方積久頗覺近完美又桐城老輩如方望溪侍郎代果親王
所爲古文約選劉海峯學博所爲唐宋八家文約選均用圈點學
者稱之姚先生承方劉二公之業亦嘗示學者前輩批點可資啟

發卽所纂此書不但評注數有增加而圈點亦隨時釐訂惜往年無由得見耳頃與先生鄉人蘭陵逸叟相往還偶談此書逸叟卽出行笥所錄姚先生晚年圈點本見示大喜過望詢所由來乃得諸其鄉先生蘇厚子徵君惇元徵君卽得諸姚先生少子耿甫上舍雉家藏原本而錄之者也承淵早歲浮家久離鄉土念吾滁州僻處江淮之間四方書賈足跡罕至鄉塾所讀不過俗行古文析義觀止等本不足啟發後學神智乃假逸叟藏本錄其圈點於所校本上付諸手民彙於家塾庶幾吾滁可家有其書不爲俗本所囿矣至彙版改從毛氏汲古閣所彙古書格式字畫力求精審又康刻於姚先生所錄漢文時用漢書古字今考姚先生所錄漢文其例不一有以己意參用史記文選及司馬氏資治通鑑眞氏文章正宗等書字句者今亦酌爲變通凡一文參用各本者則均用

通行宋字惟單據漢書本文則仍遵用漢書本字以存其真惟姚先生定本雖有圈點而無句讀承淵伏念窮鄉晚進所讀古文不惟藉前人圈點獲知古人精義所在卽句讀尤不可輕忽句讀不明精義何有昔班氏漢書初出當時如大儒馬融至執贄於曹大家請授句讀韓昌黎上兵部李侍郎書亦有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之論我朝乾隆三年冬詔栞十三經二十一史時方侍郎苞會上重栞經史事宜劄子中一條有舊刻經史俱無句讀蓋以諸經注疏及史記前後漢書辭義古奧疑似難定故也因此纂輯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詳考務期句讀分明使學者開卷了然乃有裨益云云意至美也法至善也惜當時竟未全行今姚先生所纂此書旣精且博論者以漢唐文字句法古奧多有難明承淵以爲唐宋以來洋洋

大篇句讀亦未易全曉矧窮鄉晚進讀書不多頓見此書悵義未通不免以破句相授貽誤來學匪爲淺鮮今承淵竊取方公之義每讀一篇精思博考句點分明雖未必一一有合古人而大要固已無失昔顏祕監之注漢書胡景參之注資治通鑑間有破句有失兩書本悵者以二公之學識通博精神措注尙未能毫髮無憾而況後人學識精神遠出二公之下者哉惟有不偏執已見勤學好問一有會悟隨時改正而已惟承淵所讀間有句讀與前人有異及近代名公偶有句讀能補前人所未明者且有刪改康吳原書字句恐滋後人所疑者容當別爲札記一編附於本書之後不過使窮鄉晚進增廣見聞便於誦習而已非敢云能補姚先生之所不逮也第康吳之本校栞雖未精善而兩序實能發明姚先生所篡大旨今仍附錄之俾讀者詳悉而承淵更不敢再贊一辭焉

光緒二十七年歲在辛丑正月元日滁州後學李承淵書於上海
求要堂寓

康刻古文辭類纂後序

余撫粵東之明年兒子兆奎師武進李君兆洛申耆來語次及桐城姚姬傳先生古文辭類纂一書在其家余嘗受學於先生凡語弟子未嘗不以此書非有疾病未嘗不訂此書蓋先生之於是亦勤矣顧未有刻因發書取其本校付梓人序其後曰先生博通墳籍學達古今尤善文章然銘之必求其人言之必附於道生平未嘗苟作也以乾隆二十八年入翰林散館改刑部歷官郎中典試山東湖南當 國家平治之際而已無言責於廷臣集議嘗引大體無所附麗于文襄公方招致文學之士欲得先生出其門先生不應謝病歸歸後數年客揚州有少年從問古文法者於是集次秦漢以來至方望溪劉海峯之作類而論之總七百篇七十四卷先生之著述多矣何獨勤勤於是哉蓋以爲古文之衰且七百年

本朝作者以十數然推方望溪劉海峯望溪之言曰學行繼程
朱而後文章介韓歐之間爲得其正昔之君子學古先聖王之書
通其指要致其精粗本末賅備然後形而爲言崇之如山放之如
海渾合元氣細湊無倫其於事也資之無窮用之不竭如飲食水
火之不可釋者文之至盛也次則鏡治亂之體救當世之急言出
乎已不必古人之盡同也量足以立不必事行之於我也若夫不
徧不該馳騁事物縱麗可喜不失尺寸則所謂小言者矣秦漢唐
宋文章閎雋後世莫及亦比於其次而已然猶代不數人人不數
篇蓋難也如是以至於今不知古人之純備不究修辭之體要而
決裂規矩沈酣淫詖者往往而然後生小子循而習之則古文之
學將不可復振已乎不有開之孰能起之開之以宥不若導之以
道導而不然導而不當則亦俟焉以語來者嗚呼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必也言有物而行有恆乃得與於作者之林矣先生爲先榮
祿庚午同年伯父茂園先生之友余從宦金陵侍先生於鍾山講
席先生曰爲學不可以不勤植品不可以不端學勤則所得固品
端則行不移而知致焉氣充焉所守於內者如此其施於外者宜
何如哉是先生之教也其所著有惜抱軒詩文集二十六卷九經
說十七卷三傳補注一卷惜抱軒筆記八卷皆已刻古文辭類纂
七十四卷今之所刻也康紹鏞誤

吳刻古文辭類纂序

桐城姚惜抱先生撰有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先生晚年啟昌任爲刊刻請其本而錄藏焉未幾先生捐館舍啟昌亦以家事卒卒未及爲也後數年興縣康撫軍刻諸粵東其本遂流布海內啟昌得之以校所錄藏其閒乃不能無稍異蓋先生於是書應時更定沒而後已康公所見猶是十餘年前之本故不同也夫文辭之纂始自昭明而文苑英華等集次之其中率皆六代隋唐駢麗綺靡之作知文章者蓋擯棄焉南宋以後呂伯恭真希元諸君稍取正大而所集殊隘迄於有明唐應德茅順甫文字之見實勝前人然所選或止科目時文之計自茲以降蓋無論矣且夫無離朱之明則不能窮青黑無夔曠之聰則不能正宮羽無孔孟之賢聖則不能等差舜武品題夷惠文辭者道之餘纂文辭者抑教之末也顧

非才足於素學溢於中見之明而知之的則亦何以通古今窮正
變論昔人而毫釐無失也哉逞私臆而言之陋而不可爲也執一
得而言之狹而不足爲也自梁以來纂文辭者日眾而至今訖無
善本其以是也夫先生氣節道德海內所知茲不具論其文格則
授之劉學博而學博得之方侍郎然先生才高而學識深遠所獨
得者方劉不能逮也蚤休官毫耄嗜學不倦是以所纂文辭上自
秦漢下至於今蒐之也博擇之也精考之也明論之也確使夫讀
者若入山以采金玉而石礫有必分若入海以探珠璣而泥沙靡
不辨嗚呼至矣無以加矣纂文辭者至是而止矣啟昌於先生旣
不敢負已諾又重惜康公用意之勤而所見未備遂取鄉所錄藏
本與同門管異之同梅伯言曾亮劉殊庭欽同事舊校閱二年而
書成是本也舊無方劉之作而別本有之今依別本仍刻入者先

生命也本舊有批抹圈點近乎時藝康公本已刻入今悉去之亦
先生命也道光五年秋八月受業門人江甯吳啟昌謹記

論辨類一

古文辭類纂一

賈生過秦論三首。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

關而攻秦

漢書作仰關史記作叩關按對下開關字作叩爲當師古乃譌作叩字是流俗本非也

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

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

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

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

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

篇中秦王字史記本如此漢書

俱作始皇嬴按陳政事疏亦稱始皇爲秦王似誼惡暴秦不稱其諡

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

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殳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

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

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

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

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旣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眈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

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
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

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固是合後二篇義乃完
然首篇爲特雄駿闕肆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
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旣沒令不行於天
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
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旣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
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
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
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
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
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

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
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
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
甘糟糠天下之磬磬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
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編素而正先
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
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
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
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
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
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
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

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
百姓困窮而主弗收卹然後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
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
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
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
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
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
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
二世之過也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
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
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

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艱。于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眾。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于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壤。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

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知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

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

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可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

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論辨類二

古文辭類纂二

韓退之原道

博愛之謂仁

行而宜之

之謂義

由是而之

之謂道

足乎己

無待

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

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

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

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

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

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

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

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

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者

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

論仁義道德是求其端自古之爲民以下五段皆訊其末之專

惟

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

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

以率其怠勅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
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
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
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
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此段闕老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
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
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
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
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
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
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段闕佛帝之與
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

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此段關老

仍承害至爲備患生爲防意茅順甫云正譬雜選各無數語是筆力天縱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邢疏云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公意蓋同此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此段關佛仍承棄君臣父子意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

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
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
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
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
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
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
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
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
可也

韓退之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
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
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
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
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
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
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
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
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
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

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旣生也傅不勤旣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

不異

韓退之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

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
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
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
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
於人內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
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
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
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
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
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
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
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

嚴國策爲齊獻
書趙王文法

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
是強者必說于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
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
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韓退之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
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
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
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
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薑之類是也。介賀父名晉肅。
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

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曰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會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

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劉

生云結處反覆辨難曲盤瘦硬已開半山門戶但韓

公力大氣較渾融半山便稍露筋節第覺其削薄

韓退之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者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

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韓退之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唯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

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韓退之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

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于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

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與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韓退之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

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

授句讀及五音樂師百工未嘗非授業但非傳道解惑耳此兩段明是以授業之師陪傳道解惑之師而用筆變化使人不覺

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

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此段承聖人猶且從師意申說以終首句必有師之意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季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韓退之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長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

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

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

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熊按此文風格蓋出於左國

韓退之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椳而外施窬竅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

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閒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邱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閒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韓退之雜說

四首錄。。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薄日

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
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
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
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斷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
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
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
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
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
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
馬也。

韓退之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

皆字圖下
賓主四層

信道篤而自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

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

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互萬

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萃乎太山不足為高魏乎天

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

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

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

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

篤而自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

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

此卑者

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

此高者極高
若異於中道

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互

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用意反側蕩漾頗似太史

公論

柳子厚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

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
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
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
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
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
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
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
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
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
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
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
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

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叛人怨人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

皆是民字避諱後未改耳

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

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理人之臣治統於丞相御史大夫及監郡御史不使守宰專擅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

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亂人亦當作亂民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

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畧，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真西山云：此篇問架宏闢辯論雄俊，真可爲作文之法。

柳子厚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女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黃鳩先生云封唐叔事呂覽重言篇以爲周公說苑君道篇采之若史記晉世家則以爲史佚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之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吝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宏

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李習之復性書

三首錄。其末。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

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邪？

海峯先生云文
特勁健而飄灑

古文辭類纂

終

論辨類三

古文辭類纂三

歐陽永叔本論

三首錄其大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

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

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閒而出干有餘歲之閒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

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并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

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歐陽永叔朋黨論

在諫院進。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

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

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二首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眾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眾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眾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

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眾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辨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耳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

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
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
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
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
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
制徙晉祖於鄆州明且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
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
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
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
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
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
或有詰子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

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眾心而斂國怨乎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

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子又以

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
敗也夫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
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
則又有說焉子略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
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閒於趙曰秦人所畏者
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閒也遂用括爲將以
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
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
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
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
者不可勝數也

歐公之論平直詳切
陳悟君上此體爲宜

曾子固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彊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爲君也詘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眾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

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閒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

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蘇明允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可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

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眾，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

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自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

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海峯先生云。出入起伏。縱橫如意。甚雋而暢。

蘇明允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

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執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鳩肉有葶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鳩徹其葶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執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

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
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
徂徂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燧而不遂雨之所不
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燧者遂
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莫神於聲故聖
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
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
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芽順甫云前樂之言非是而文特嫻嫻
甚疎故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
凌雲御風之態劉海峯先生云後半風馳雨驟極揮斥之致而機斂圓轉如轆轤

蘇明允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
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

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

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

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疆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蘇明允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執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

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

此段說權用而風俗之變益甚。此下說風俗之變而因用其權。此文首先提清兩層後面先應後一層再應前一層使其文有反覆之致。

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

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蘇明允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

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天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

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蘇明允諫論二首

并序。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

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執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謂也。觸讐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執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執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

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與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

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執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執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

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聞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明允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翟，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

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

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鮪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蘇明允權書

十一首

具中之首威公出夫會無而送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

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閒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句踐不類舊冢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爲書。尙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辭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眾。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眾。

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眾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眾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眾而已矣。

六國

五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邪。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

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收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

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執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執。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執。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

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閒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執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執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尙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熊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閒必

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劔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淇河大山，眞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帛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執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本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旣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執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

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旣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邪。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喉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

於帝最親，使之尙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執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蘇明允衡論

十首
錄三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蹠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

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邪？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

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驎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驎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執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驎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驎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敬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俱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

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

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履旣爲其大者又

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尙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縋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

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陵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執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旣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

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散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梃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

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剥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閒，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彊，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彊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彊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

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執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執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閒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

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閒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閒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閒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旣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閒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

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啟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

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
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
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
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眾。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
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